

序言

魯迅

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，時維二月，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，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。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，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，難民雖然滿路，居人卻很安閒。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，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。

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，已是今年的春天，我早重回閘北，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，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，以及更早的哈爾濱。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，敘事和寫景，勝於人物的描寫，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，對於死的掙扎，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；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，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。精神是健全的，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，如果看起來，他不幸得很，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。

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，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，攔了半年，結果是不許可。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，回想起來，這正是當然的事；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，恐怕也確是大背「訓政」之道的。今年五月，只為了《略談皇帝》這一篇文章，這一個氣

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，便是「以身作則」的實地大教訓。

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，想為這本書出版，卻又在我們的上司「以身作則」的半年之後了，還要我寫幾句序。然而這幾天，卻又謠言蜂起，聞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，又在抱頭鼠竄了，路上是絡繹不絕的行李車和人，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，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。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，則稱這些逃命者為「庸人」或「愚民」。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，至少，是已經憑着經驗，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。他們還有些記性。

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裏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《生死場》，周圍像死一般寂靜，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，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，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。想起來，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，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；我和那裏的居人，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，住在不同的世界。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，不生微波，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。這正是奴隸的心！但是，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？那麼，我們還決不是奴才。

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，不如快看下面的《生死場》，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。

一、麥場

一隻山羊在大道邊嚙嚼樹的根端。

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，被榆樹蔭蒙蔽着。走在大道中，像是走進一個動盪遮天的大傘。

山羊嘴嚼榆樹皮，黏沫從山羊的鬍子流延着。被刮起的這些黏沫，彷彿是胰子的泡沫，又像粗重浮游着的絲條；黏沫掛滿羊腿。榆樹顯然是生了瘡癩，榆樹帶着偌大的疤痕。山羊卻睡在蔭中，白囊一樣的肚皮起起落落。

菜田裏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。在草帽蓋伏下，像是一棵大形菌類。捕蝴蝶嗎？捉蚱蟲嗎？小孩在正午的太陽下。

很短時間以內，跌步的農夫也出現在菜田裏。一片白菜的顏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顏色。

毗連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。小孩鑽入高粱之群裏，許多穗子被撞着，從頭頂墜下來。有時也打在臉上。葉子們交結着響，有時刺痛着皮膚。那是綠色的甜味的世界，顯然涼爽一些。時間不久，小孩子爭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。立刻太陽燒着他的頭髮，機靈的他把帽子扣起來，高空的藍天遮覆住菜田上閃耀的陽光，沒有一塊行雲。一株柳條的短枝，小孩夾在腋下，走路他的兩腿膝蓋遠遠的分開，兩隻腳尖向裏勾着，勾得腿在抱着個盆樣。跌腳的農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，他遠遠地完全用喉音在問着：

「羅圈腿，唉呀！不能找到？」

這個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徵着他。他說：「沒有。」

菜田的邊道，小小的地盤，繡着野菜。經過這條短道，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窩，他家門前種着一株楊樹，楊樹翻擺着自己的葉子。每日二里半走在楊樹下，總是聽一聽楊樹的葉子怎樣響；看一看楊樹的葉子怎樣擺動？楊樹每天這樣……他也每天停腳。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，甚麼他都忘記，只見跌腳跌得更深了！每一步像在踏下一個坑去。

土屋周圍，樹條編做成牆，楊樹一半蔭影灑落到院中；麻面婆在蔭影中洗濯衣裳。正午田圃間只留着寂靜，惟有蝴蝶們為着花，遠近的翩飛，不怕太陽燒燬牠們的翅膀。一切都回藏起來，一隻狗出尋着有蔭的地方睡了！蟲子們也回藏不鳴！

汗水在麻面婆的臉上，如珠如豆，漸漸浸着每個麻痕而下流。麻面婆不是一隻蝴蝶，她生不出磷膀來，只有印就的麻痕。

兩隻蝴蝶飛戲着閃過麻面婆，她用濕的手把飛着的蝴蝶打下來，一個落到盆中溺死了！她的身子向前繼續伏動，汗流到嘴了，她舐嘗一點鹽的味，汗流到眼睛的時候，那是非常辣，她急切用濕手揩拭一下，但仍不停的洗濯。她的眼睛好像哭過一樣，揉擦出髒污可笑的圈子，若遠看一點，那正合乎戲台上的丑角；眼睛大得那樣可怕，比起牛的眼睛來更大，而且臉上也有不定的花紋。

土房的窗子，門，望去那和洞一樣。麻面婆踏進門，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，可是在炕上，她抓到日影，但是不能拿起，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暈花了！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進滅了燈的夜。她休息下來，感到非常涼爽。過一會在蓆子下面抽出一條自己的褲子。她用褲子抹着頭上

的汗，一面走回樹蔭放着盆的地方，她把褲子也浸進泥漿去。

褲子在盆中大概還沒有洗完，可是搭到籬牆上了！也許已經洗完？麻面婆的事是一件跟緊一件，有必要時，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別的。

鄰屋的煙筒，濃煙衝出，被風吹散着，佈滿全院，煙迷着她的眼睛了！她知道家人要回來吃飯，慌張着心弦，她用泥漿浸過的手去牆角拿茅草，她貼了滿手的茅草，就那樣，她燒飯，她的手從來沒用清水洗過。她家的煙筒也冒着煙了。過了一會，她又出來取柴，茅草在手中，一半拖在地面，另一半在圍裙下，她是擁着走。頭髮飄了滿臉，那樣，麻面婆是一隻母熊了！母熊帶着草類進洞。

濃煙遮住太陽，院一霎幽暗，在空中煙和雲似的。

籬牆上的衣裳在滴水滴，蒸着污濁的氣。全個村莊在火中空息。午間的太陽權威着一切了！「他媽的，給人家偷着走了吧？」

二里半跌腳利害的時候，都是把屁股向後面斜着，跌出一定的角度來。他去拍一拍山羊睡覺的草棚，可是羊在哪裏？

「他媽的，誰偷了羊……混帳種子！」麻面婆聽着丈夫罵，她走出來凹着眼睛：

「飯晚啦嗎？看你「不回來，我就洗些個衣裳。」

讓麻面婆說話，就像讓豬說話一樣，也許她喉嚨組織法和豬相同，她總是發着豬聲。

「唉呀！羊丟啦！我罵你那個傻老婆幹甚麼？」

聽說羊丟，她去揚翻柴堆，她記得有一次羊是鑽過柴堆。但，那在冬天，羊為着取暖。她

沒有想一想，六月天氣，只有和她一樣傻的羊才要鑽柴堆取暖。她翻着，她沒有想。全頭髮灑着一些細草，她丈夫想止住她，問她甚麼理由，她始終不說。她為着要作出一點奇蹟，為着從這奇蹟，今後要人看重她。表明她不傻，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時節出現，於是像狗在柴堆上要得疲乏了！手在扒着着髮間的草桿，她坐下來。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聰明不夠用，她意外的對自己失望。

過了一會鄰人們在太陽底下四面出發，四面尋羊；麻面婆的飯鍋冒着氣，但，她也跟在後面。

二里半走出家門不遠，遇見羅圈腿，孩子說：

「爸爸，我餓！」

二里半說：「回家去吃飯吧！」

可是二里半轉身時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後面。

「你這老婆，來幹甚麼？領他回家去吃飯！」

他說着不停的向前走走。

黃色的，近黃色的麥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。遠看來麥地使人悲傷。在麥地盡端，井邊甚麼人在汲水。二里半一隻手遮在眉上，東西眺望，他忽然決定到那井的地方，在井沿看下去，甚麼也沒有，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試，甚麼也沒有。最後，絞上水桶，他伏身到井邊喝水，水在喉中有聲，像是馬在喝。

老王婆在門前草場上休息：

「麥子打得怎樣啦？我的羊丟了！」

二里半青色的面孔為了丟羊更青色了！

咩……咩……咩……不是羊叫，尋羊的人叫。

林蔭一排磚車經過，車夫們嘩鬧着。山羊的午睡醒轉過來，牠迷茫着用犄角在周身剔毛。為着樹葉綠色的反映，山羊變成淺黃。賣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。那一排磚車揚起浪般的灰塵，從林蔭走上進城的大道。山羊寂寞着，山羊完成了牠的午睡，完成了牠的樹皮餐，而回家去了。山羊沒有歸家，牠經過每棵高樹，也聽遍了每張葉子的刷鳴，山羊也要進城嗎！牠奔向進城的大道。

咩……咩……咩……不是羊叫，尋羊的人叫，二里半比別人叫出更大聲，那不像是羊叫，像是一條牛了！

最後，二里半和地鄰動打，那樣，他的帽子，像斷了線的風箏，飄搖着下降，從他頭上飄搖到遠處。

「你踏碎了俺的白菜！你……你……」

那個紅臉長人，像是魔王一樣，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暈花起來，他去抽拔身邊的一棵小樹；小樹無由的被害了，那家的女人出來，送出一支攪醬缸的耙子，耙子滴着醬。

他看見耙子來了，拔着一棵小樹跑回家去，草帽是那般孤獨的丟在井邊，草帽他不知戴了多少年頭。

二里半罵着妻子：「混蛋，誰吃你的焦飯！」

他的面孔和馬臉一樣長。麻面婆驚惶着，帶着愚蠢的舉動，她知道山羊一定沒能尋到。

過了一會，她到飯盆那裏哭了！「我的……羊，我一天一天餵餵……大的，我撫摸着長起來的！」

麻面婆的性情不會抱怨。她一遇到不快時，或是丈夫罵了她，或是鄰人與她拌嘴，就連小孩子們擾煩她時，她都是像一攤蠟消融下來。她的性情不好反抗，不好爭鬥。她的心像永遠貯藏着悲哀似的，她的心永遠像一塊衰弱的白棉。她哭抽着，任意走到外面把曬乾的衣裳搭進來，但她絕對沒有心思注意到羊。

可是會旅行的山羊在草棚不斷的搔癢，弄得板房的門扇快要掉落下來，門扇摔擺的響着。下午了，二里半仍在炕上坐着。

「媽的，羊丟了就丟了吧！留着牠不是好兆相。」

但是妻子不曉得養羊會有甚麼不好的兆相，她說：

「哼！那麼白白地丟了？我一會去找，我想一定在高粱地裏。」

「你還去找？你別找啦！丟就丟了吧！」

「我能找到牠呢！」「唉呀，找羊會出別的事哩！」

他腦中迴旋着挨打的時候——草帽像斷了線的風箏飄搖着下落，醬耙子滴着醬。快抓住小樹，快抓住小樹。……二里半心中翻着這不好的兆相。

他的妻子不知道這事。她朝高粱地去了。蝴蝶和別的蟲子熱鬧着，田地上有人工作。她不和田上的婦女們搭話，經過留着根的麥地時，她像微點的爬蟲在那裏。陽光比正午鈍了些，蟲

鳴漸多了；漸飛漸多了！

老王婆工作剩餘的時間，盡是述說她無窮的命運。她的牙齒為着述說常常切得發響，那樣她表示她的憤恨和潛怒。在星光下，她的臉紋綠了些，眼睛發青，她的眼睛是大的圓形。有時她講到興奮的話句，她發着嘎而沒有曲折的直聲。鄰居的孩子們會說她是一頭「貓頭鷹」，她常常為着小孩子們說她「貓頭鷹」而憤激；她想自己怎麼會成那樣的怪物呢？像啐着一件甚麼東西似的，她開始吐痰。

孩子們的媽媽打了他們，孩子跑到一邊去哭了！這時王婆她該終止她的講說，她從窗洞爬進屋去過夜。但有時她並不注意孩子們哭，她不聽見似地，她仍說着那一年麥子好；她多買了條牛，牛又生了小牛，小牛後來又怎樣？……她的講話總是有起有落；關於一條牛，她能有無量的言詞：牛是甚麼顏色？每天要吃多少水草？甚至要說到牛睡覺是怎樣的姿勢。

但是今夜院中一個討厭的孩子也沒有，王婆領着兩個鄰居，坐在一條餵豬的槽子上，她們的故事便流水一般地在夜空裏延展開。

天空一些雲忙走，月亮陷進雲圍時，雲和煙樣，和煤山樣，快要燃燒似地。再過一會，月亮埋進雲山，四面聽不見蛙鳴；只是螢蟲閃閃着。

屋裏，像是洞裏，響起鼾聲來，佈遍了的聲波旋走了滿院。天邊小的閃光不住的在閃合。王婆的故事對着天空的雲：

「……一個孩子三歲了，我把她摔死了，要小孩子我會成了個廢物。……那天早晨……我想一想！……早晨，我把她坐在草堆上，我去餵牛；草堆是在房後。等我想起孩子來，我跑去

抱她，我看見草堆上沒有孩子；看見草堆下有鐵犁的時候，我知道，這是凶兆，偏偏孩子跌在鐵犁一起，我以為她還活着呀！等我抱起來的時候……啊呀！」

一條閃光裂開來，看得清王婆是一個興奮的幽靈。全麥田，高粱地菜圃，都在閃光下出現。婦人們被惶惑着，像是有甚麼冷的東西，撲向她們的臉去。閃光一過，王婆的聲音又繼續下去：

「……啊呀！……我把她丟到草堆上，血盡是向草堆上流呀！她的小手顫顫着，血在冒着汽從鼻子流出，從嘴也流出，好像喉管被切斷了。我聽一聽她的肚子還有響；那和一條小狗給車輪壓死一樣。我也親眼看過小狗被車輪軋死，我甚麼都看過。這莊上的誰家養小孩，一遇到孩子不能養下來，我就去拿着鉤子，也許用那個掘菜的刀子，把那孩子從娘的肚子裏硬攪出來。孩子死，不算一回事，你們以為我會暴跳着哭吧？我會嚎叫吧？起先我心也覺得發顫，可是我一看見麥田在我眼前時，我一點都不後悔，我一滴眼淚都沒淌下。以後麥子收成很好，麥子是我割倒的，在場上一粒一粒我把麥子拾起來，就是那年我整個秋天沒有停腳，沒講閒話，像連口氣也沒得喘似的，冬天就來了！到冬天我和鄰人比着麥粒，我的麥粒是那樣大呀！到冬天我的背曲得有些利害，在手裏拿着大的麥粒。可是，鄰人的孩子卻長起來了！……到那時候，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鍾。」

王婆推一推鄰婦，盪一盪頭：

「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鍾呀！……我接連着斂苦了幾夜沒能睡，甚麼麥粒？從那時起，我連麥粒也不怎樣看重了！就是如今，我也不把甚麼看重。那時我才二十幾歲。」

閃光相連起來，能言的幽靈默默坐在閃光中。鄰婦互相望着，感到有些寒冷。

狗在麥場張狂着咬過去，多雲的夜甚麼也不能告訴人們。忽然一道閃光，看見的黃狗捲着尾巴向二里半叫去，閃光一過，黃狗又回到麥堆，草莖折動出細微的聲音。

「三哥不在家裏？」

「他睡着哩！」王婆又回到她的默默中，她的答話像是從一個空瓶子或是從甚麼空的东西發出。豬槽上她一個人化石一般地留着。

「三哥！你又和三嫂鬧嘴嗎？你常常和她鬧嘴，那會壞了平安的日子的。」

二里半，能寬容妻子，以他的感覺去衡量別人。

趙三點起煙火來，他紅色的臉笑了笑：「我沒和誰鬧嘴哩！」

二里半他從腰間解下煙帶，從容着說：

「我的羊丟了！你不知道吧？牠又走了回來。要替我說出買主去，這條羊留着不是甚麼好兆相。」

趙三用粗嘎的聲音大笑，大手和紅色臉在閃光中伸現出來：

「哈……哈，倒不錯，聽說你的帽子飛到井邊團團轉呢！」

忽然二里半又看見身邊長着一棵小樹，快抓住小樹，快抓住小樹。他幻想終了，他知道被打的消息是傳佈出來，他撚一撚煙灰，解辯着說：

「那家子不通人情，哪有丟了羊不許找的勾當？她硬說踏了她的白菜，你看，我不能和她動打。」